

看霜去

那些花儿

■陈正彪

那些花儿，或冷或暖，或浓或淡，开在岁月深处。

多少年来，那些花儿，以异常美好而坚定的力量支撑着我，使我生命的旅程一路芬芳。

印象中的花儿，清瘦的身影，寂寞地开在山野，以蓝天、红土，或以坚硬的石山、芜杂的灌木为背景。泡儿花的凄冷，杜鹃花的孤艳，百合花的矜持，占林子的张扬……记忆深处，不同季节的花开在同一片心幕上。那些明艳的花儿是暗夜的灯盏，苍穹的星子，把山峦装饰成富丽的皇宫。

求学、谋生二十余春秋，生存的抉择让我与那些诗意而浪漫的岁月渐行渐远，难免无奈而感伤。还有什么能弥补内心的荒凉呢？前不久，读弟弟的诗歌，这种感伤进而被催化：“春风吹落花朵/像吹落我的忧伤/干涸的河床/把村庄一分为二/我没了泪水”偶尔回到故乡，物非人非，家园破落，杂草灌木铺满庭院，父亲生前种植的草药和杂花在院子的一角瑟缩着。仅他饲养的蜜蜂依旧热闹，显示这个家园昔日的温情。

在市井生存的这些年，也养过各种花。兰花、菊花、吊钟、月季……但由于各种原因，那些花最终都枯萎，破碎，散落尘土，化为乌有。见证了生命的繁华和凋零，存在和虚空，为了避免更多的失落和怜悯，遂不再养花。对别

的生命不能负责的人，最好不要以爱美的借口伤害它们。于是，天楼很少去了，任曾经种植梦想的土地长满荒草。阳台的花盆长

着空洞的嘴巴，晴天的日子，竹叶缝隙间洒下的阳光如碎金——魂兮归来，是那些逝去的魂魄么？

不种花，那就买吧。“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不经意间，陆放翁把卖花的市井描绘得清新宜人，但这高古的图景今何处处寻？通常的情形是，在下班、买菜途中随手带一束。在市声嘈杂的路旁，编桂、茉莉、月季……摆放在竹篮里或几片芭蕉叶上，卖花人通常是老嫗和女孩。台湾散文家林清玄说过，世间卖花和卖香的人是最美最善的。林先生是我喜欢的少数散文家之一，尤其他笔底溢出如淡淡花香的佛教意味。诚哉，林先生之言。那些卖花的人，把散发着灵性和清芬的花朵交到我们手中，变成我们居室里最明艳的光团。总有一天，花儿枯萎了，光芒黯淡了，但宗教般的美善却依旧萦绕。

为了留住易逝的花，人们用绘画和雕塑记录花的影象。中国画里专门有花鸟画，历代画家在花卉上寄托对生命的理解。郑板桥、朱耆、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他们把另一种花种植在历史的厚墙上，他们的儒者、释者情怀和生命意志得以跨越时空。有人用塑料制成花的塑像，但我以为，塑料制品散发着化工气息，无法承载鲜活生命特有的灵性。在学者张宇光老师处见到一束木雕的花朵，朴拙的造型，典雅的色彩。花以木质的形态长久地留存，可见爱花人独具匠心。

“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那是李煜对繁华逝尽的悲叹。而我却因内心深处的那些花儿，不愿错过生命中的每个春天。

炊烟里的温暖

■韦晓兰

流水的清脆敲打着我的记忆，月光朦胧的夜晚，那份思念，沿着老黄牛凌乱的脚印，悄悄爬满山脚。梦里，我在田垄上踩着春天潮湿的格子走向故土，走向那缕缕炊烟升腾的地方。

燕子啄开了四季的卷首。父亲手中的犁已犁开了土地一冬的思念，母亲挽着裤脚在棋盘似的田野播种希望；小河边那娇俏的野花瓣上滚着晶莹的雨露，酿出一季的芬芳；屋后的新竹正在拔节，一声一声，呼唤着我的乳名；屋顶上淡蓝色的炊烟在清风中吟出一首婉约的小令，在三月的雨里渲染出一幅淡雅的泼墨山水。三月的村庄，因为炊烟袅绕，而变得富有诗情画意；三月的春天，因为炊烟升腾而充满温暖。

走近故乡，已是黄昏，当一年未回家的我在村口见到那泥墙黑瓦的老屋飘出淡蓝色的炊烟，闻到熟悉的饭菜香时，一种温馨慢慢涌上心头。炊烟是村庄的图腾，是游子永恒的记忆，透过炊烟，我望见村民们为了生活而淌下的艰辛血泪；透过炊烟，我感受了其中凝聚的温暖。

还记得本学期返校时，母亲起了个大早，为我烧水洗脸，刷锅煮粥，尽管我告诉她我是下午两点的火车，不用着急。母亲说，不要紧，反正也睡不着。跳跃的火光映红了母亲干瘦的脸，温暖的炊烟轻轻唤醒了村庄甜美的清梦。我不顾母亲的阻拦，与她一起在灶前忙碌，银丝满布身体欠佳的母亲因为担忧女儿

明日的路途，竟辗转不寐，我何以心安坐享其成？出门时，母亲开始焚香点烛，祈求神灵保佑他的女儿一路平安，学习进步。青烟缭绕中，我的泪悄然滑落，心灵溢满了阳光的温度。

巴音博罗说，炊烟是乡村的纱巾，炊烟是母亲伫立在村头呼唤儿女的回音，炊烟是一首田园诗的韵脚，炊烟是流传在土地深处的民谣曲所省略的那部分。而我想说，炊烟是父亲晚归时赶牛吃喝的声音，是母亲井边挑水淘米的背影，是奶奶阳光下沧桑温暖的微笑，是黄昏中那一条平仄如诗、青苔蔓延的石阶小路。我喜欢炊烟升起时的宁静，喜欢炊烟飘荡的空灵，喜欢炊烟弥漫的温暖。村庄纯朴的日子在那缕缕炊烟中日复一日地流过，我们在炊烟的凝视中出生、长大、离开，而父母亲则在灶前，在田野里围着炊烟的旋转慢慢老去。

日落，黄昏。七百年前，那远在天涯漂泊的游子古道西风，面对着小桥流水旁的人家屋顶上飘袅的炊烟时，我想，他一定如我一样，虔诚地守望家的方向，想念那一份无言的温暖。“孤灯燃客梦，寒杵捣乡愁。”孤灯无眠，捣声如愁，乡愁是一首美丽孤独而又温暖的诗。三月的风，载不动我雾霭般的乡愁，三月的雨，淋不湿我檀香过窗温暖的思念。坐在三月的雨季里，想家。那未完的诗句，掠过春天的衣衫，蜿蜒成一条丰满狗尾巴草的小路。

想家的时候，我便是那袅袅的炊烟，吻过村庄清冷的额头，缠绕在母亲焚香点烛的手指间。

阳光淡淡的午后

■杨琼

阳光淡淡的午后，总有一些时光会变得美好，总有一些记忆会让这美好深刻而久远。

时光中总有这样的记忆，从睡梦中醒来，发现雨已经停了，窗外变得很安静，雨后的阳光静静地洒在房间的一角，录音机里放着喜欢的音乐，枕边放着喜欢的书刊，我就这么看着这阳光，感受着微风在掀动帘幕，远山散发着清新，这样的时光，没有喧闹，没有浮躁，这一刻，寂寞和忧伤被阳光融化了，生命变得纯粹，世界温暖而恬静。

很多年了，没有如是的静下来听一段音乐，为了听一段音乐而听音乐；很多年了，没有很悠闲的看一本书，为了看一本书而看

一本书；很多年了，没有安静的享受片刻的阳光，阳光或许经常都在午后光临我的住所，但是，这样的时光，我经常不可能呆在家里，更多的时候，生活的忙碌掩盖了这样的温暖和恬静。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心灵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就会忙里偷闲，当阳光从窗外倾泻进来，我会安安静静的端坐在沙发上，为自己放一段音乐，为自己泡一杯铁观音，为自己打开一本书，让自己在阳光中，享受着沙发的宽厚，音乐的美妙，香茗的淡淡兰花香，还有文字的平和与深刻。

当然，最美好的，就是可以在这个阳光淡淡的午后，和心爱的人一起，把平淡的日子，平凡的人生，变得更加的温暖、从容。

面平房上的鱼鳞瓦上，霜一笔笔地勾出瓦片的形状，像才学素描的孩子，描画得格外认真仔细。屋脊线粗粗的，却格外分明地有着一条粗重的白边。越过屋脊的树，光秃秃的，表情僵硬。

母亲起来了，没有时间看屋外的霜，就直接去了灶屋。于是，村庄里的炊烟三三两两地升起，茫茫的淡蓝的烟里，村庄的表情就柔和了。

冬天，母亲通常是煮粥，煮一大锅粥，粥里放山芋，或是放切成小块的莲藕，也或者什么都不放，就煮白米粥，也是香的。粥熟了，水开了。父亲先泡一壶茶，捧在手里，出门看霜去了。这样大的霜，小雪一样。父亲常这样喃喃自语地说。也和邻居聊天，说的是天气，说的是庄稼，也说家长里短。父亲总是看得满心欢喜，聊得一脸开心，喝完一壶茶后，捧着茶壶踱回家里。冬天里，父亲难得闲着。

我在清晨的初阳里，捧一碗粥，揀一点

小咸菜放碗里，走到门前去，缩颈，喝粥，看霜。村路边站着许多和我一样捧碗、喝粥，闲看闲聊的乡亲们。彼时，我年幼，还没有资格和他们站在一起桑长麻地地聊天，但这并不影响我看霜的心情，我有我的乐趣。

霜好看吗？霜好看。路上零落的稻草，被风吹得四处逃窜，挂在路边的枯草残枝上，横七竖八地躺在满是尘埃的村路上，没人理会它。而霜不嫌弃它，夜里一层层地把它包裹起来，抱着它取暖。清晨，稻草就裹上了一层素白的新装，安静地在阳光中醒来。晨霜中的稻草，也是幸福的表情。

屋旁的草垛上一层厚霜，像满头白发的乡村老者，安静地蹲在阳光下，眯着眼睛，想着乡村的往事。他们在集体回忆某一次如小雪的浓霜，或者是曾经有过的丰收的场景。

村庄里的老树，叶落了，干枯的树枝上裹着霜，就显得潮湿了许多，就不再是

冬天的枯和瘦，冷和硬了，仿佛有了一丝灵性了，也活泛了。几只麻雀在树枝上，只是偶尔的跳动一下，一改往日喧闹不已的脾性，麻雀在霜意里也安静了。

村东的小桥上，五爷正踩着霜走向前面的芦苇荡，东边河边草上的浓霜像五爷的胡子，硬气得很。河里薄冰上的霜花听见五爷咚咚的脚步声，一定很生气，嗔怪着这个倔老头，吵醒了他们薄寒美丽的梦。

菜地里的青菜，披头散发，顶着一层霜，装模充像，将深绿的颜色藏了起来，显得低调不招摇。冬小麦，在霜下蔫头耷脑，没有精神的样子，像乏累得打盹的庄稼汉子，眯上一小会儿，也是养精蓄锐呢。

在霜的寒冷的外表之下，蕴含着温暖、可爱、调皮的种种表情，有着乡村的安静和朴实的性格。

在乡村，霜是有着佛性的。落霜了。捧一碗粥，站在门前看霜，很乡村，直看得满眼的冷意，满心的温暖。

白云一样的柔软

■杨琼

最初，白云在童年的想象里，它承载着童话的神奇和漫长暑假里一个年幼的仰望者无边无际的遐想，在这样的目光里，白云里或许就有衣袂飘飘的仙女，或许某一朵在蓝天上飘着的云，就会哼着歌儿，装满稀奇的花朵，飘落在自己面前，或许它就变成母亲一样温暖厚实的被窝，让我每天在其中安然入梦。

曾经有一天，一位教师对我们说，无论什么样的季节，在飞机可以抵达的高度，透过飞机的舷窗，都有明媚的阳光辉映洁白的云朵。我从此就渴望能够在飞机上看见这样的风景。我透过窗户，看见了阳光和高空之上的蓝天白云，看见了厚厚的云朵千姿百态，变幻无常，就算像群山一样巍峨，阳光下的白云依然是柔软的，尽管我没有看见云朵之上有美丽的仙女，我依然被白云的柔软感动、吸引，我依然想把自己变成天使，在云的柔软里自由自在的飞翔或者栖息。尽管我知道，那看上去厚实的云朵，只能承载我们比梦还遥远、轻盈的幻想。

突然有一天，“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就成了让自己的人生少一些伤害，多一些从容的美好词句和做人境界。岁月让我们明白了变

幻无常，生活让我们的行走少了些许幻想，青春就缓缓跌落在琐碎的日子里。爱情在柔软里平平静静，慢慢就变成包容、平和、波澜不惊的简单生活。要做好工作，要照顾好家庭，日子一天一天的过着，心灵深处有上天上的流云安抚着，滚滚红尘里有自己的付出安抚着我，岁月就这么让自己喜欢上这样的柔软。

闲暇之余，和女儿散步的时候，面对满天的彩霞，面对浩瀚的星空，女儿就会问我彩霞的家在什么地方，星星后面是什么，什么人在无边的天空里生活。我就会告诉她，最美的地方都是天使生活的地方，我没有告诉她《十万个为什么》里那些也许正确的答案，我情愿女儿的世界里美好的想象，尽管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带给人类幸福，但我更希望在灵魂深处，滋润我们心田的不是那些理性的概念，而是一些纯净、温暖、快乐的美丽情怀，这样的情怀，像白云一般柔软，让人过得更幸福。

白云的柔软一直以来都是不可触摸却又实实在在留在心底的，因为这样的停留，那柔软又不是遥不可及的，它踏踏实实跟在我们的后面，一份爱心，一张笑脸，一次牵手，一缕阳光，都会让别人，举手之间，就被这样的柔软包围着，世界就在顷刻之间成为光明、祥和的港湾。

雪夜

■苏平

窗外的月光洒满大地。那是一轮圆月，伴着雪的洁白，给了眼前一个亮丽的世界。倚窗而望的我赞叹着大自然的美妙，任由月光撒在身上，细腻的风轻轻托起我的身躯，将我送入雪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全然没有了对初时的刻骨寒意，也没有了俗世间的烦恼，任我痴，任我狂，任我笑，任我悲，任我的思想带着我回到了孩提时代……

依旧的雪，依旧的夜，皎洁的月光下，一双纤小的身影在雪地里狂奔，或堆雪人，或打雪仗，有时也会恶作剧地将另一个娇小的身子埋入雪中。那时，尚未被雪完全掩埋的你，总会吓得嚎啕大哭，然后跑到我家，狠狠地告我一状。此时的我，总会被打得满脸泪痕，更免不了挨一顿皮肉之苦，而你却偷偷躲在一边幸灾乐祸；有时我们也会对月当坐，你总会捏一个雪人送给我，说这个雪人就是你。我也总会把雪人捧在手心，一刻也不舍得放下，直到她慢慢地化为水，悄然流失在指间，化完了，你就哭，你哭那化为水的不是雪，是眼前的你！而此时的我，又会百般地哄着你开心，直到你破涕为笑。

时光荏苒，匆匆十五年过去了。同样的雪夜，月光却因远处不时漂来的浮云变得时明时暗。我拉着你的手问：琼，你能再为我捏个雪人吗？我要让你一直陪伴我度过每一天。你点了点头。雪人依旧在手心化去，可这次你却没有哭，你说你已经长大了，不会再哭泣了，可我知道真正让你不哭的原因，是因为你知道我会用我的一生去呵护她。

万物变化只于一瞬间之间。短

暂的离别，重塑了我们的故事，仿佛人的一生注定了要经历诸多不幸与悲欢离合，才能构成一篇完美的人生乐章。

我们的故事，也注定了没有结局。当我迈出自己选择的人生第一步后，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在外漂泊了三年。在这三年中，我又经历了无数个这样的雪夜，可都因为没有了你而失去了往昔的色彩。最终，我带着伤痕累累和对你的思念，于那个月光娇媚的雪夜出现在你的面前，想象中的激动、充满温情蜜意的画面没有出现，虽然你也在努力作出一副高兴状来迎接这一切，可你的眼神已经背叛了你，最终你支支吾吾道出了因为我的不辞而别，你最终带着受伤的心成为了别人的新娘。我们相视无语，好像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夜很静，静得让人有点心虚，风很轻，却让人感到阵阵寒意。

雪依旧那么白，月依旧那么明。伫立雪地上的我，脸上时候时喜，直到心中的雪人模样逐渐变得模糊起来，我的心情也随之变得沉重。一阵轻风吹过，我就不由打了个寒颤，这才顿然醒悟：雪终究是要融化的！自雪人从手心化去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心中的雪人也会随之化去。失落、惆怅、与天地、与时间同凝固的我，于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遍遍在心里对自己说：既然不属于你，就让她永远离你而去吧，从这一刻起，你要忘掉以前的一切幸与不幸，重新走你今天和明天的路，就让那份痛苦和失落也随之融化、消失吧！

回首往日，已走出阴影的我变得一身轻松，放眼窗外，发现原来今晚的雪夜竟然如此美丽！



雍布拉克。刚杰·索木东摄

抵达

■曲妮志玛

又是一个不安的夜，现在河流离开河堤，灵魂离开躯体未知的也在离去

幸存是对有所希望是对

风还在吹

崩塌的老房子，在这个冬季可以静静地闭上眼睛

我已记不得没有分量的一些话何时被大雨丢入水洼街灯旁边月亮在雨里

点一盏善之心灯

■张燕

善如春风，让万物沐浴和煦的暖；善如夏花，绚烂如心地盛开；善如秋月，洒下一片洁净的清辉。

心中有善便不易生恶。因此，让我们点一盏善之心灯，照亮自己，照亮别人，也照亮世界。

点一盏善之心灯，带给所有人光明和温暖。林清玄说：“即使我是一片菩提叶，也要牢记对树的关怀。”李春燕正印证了这句话。因为心中有善之心灯，李春燕将温暖洒遍整个苗寨，使小竹楼成了天下最温暖的医院。上帝赐予了李春燕善之心灯，李春燕便用它照亮了世界，没有翅膀，却依然是天使。

“渡人自渡”，这也许就是善之心灯的最高境界。芸芸众生中，伸出手帮助别人其实也是帮助了自己。点一盏善之心灯，让善良的光辉传递，让世界为之动容。

点一盏善之心灯，带给人间爱和感动。曾有一个农夫救了一个掉入池塘的小孩，第二天小孩的父亲前来致谢，朴实善良的农夫拒绝了酬谢，被救小孩的父亲便送农夫的儿子去接受良好的教育。后来农夫的儿子成了举世闻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费莱明·亚历山大爵士——盘尼西林的发明者。多年后，当年被救的小孩患了肺炎，盘尼西林救活

了他，而小孩就是后来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一个农夫的善良竟带给世界如此重大的影响，真可谓善莫大焉。

善良如此美好，善良的力量如此神奇，让我们都来点一盏善之心灯，照亮我们的生活，照亮我们的社会。

大千世界，人海茫茫，最容易迷失自我。君不见，因缺失了善良，可西里的藏羚羊在哭泣，它们的守望者在哭泣；君不见，因缺失了善良，小煤窑坍塌，使生命长眠。惨痛的教训刺痛了我们的心，生活需要善良，社会呼唤善良！其实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土地，而我们一生的事业，就是让那里开满鲜花。

点一盏善之心灯，可以推动社会的进步，闪现至美人性的光辉，在我们的社会中，使善良无处不在。闪光处，有魏青刚为救落水者于巨浪中三入三出，又悄然退回人群中；闪光处，有徐本禹单薄的肩扛住了倾颓的教室，点亮了山区孩子的未来；闪光处，有教师殷雪梅，在52名学生面前张开双臂，挡住疯狂驶来的卡车。点一盏善之心灯，它让我感动，让我流泪。我知道，这些善之心灯会照亮社会前行的脚步。

点一盏善之心灯，让春风点染出生命的新绿；点一盏善之心灯，让生活如夏花般绽放；点一盏善之心灯，让爱洒满人间。